

“天一阁”的“天花板”

西 坡

去宁波旅游,不可不去“天一阁”。这点,无法商量。

亭台楼阁、雕梁画栋、文物古迹、奇花异草、鸿鸟群嬉、明月清风、枕石漱流、曲径通幽、别有洞天之类景观,“天一阁”都有,但与苏杭园林相比,毕竟差了不止一个档次。

那么,“天一阁”究竟以何取胜?

毫无疑问,是藏书。

尽管迭遭公私变故,如今的“天一阁”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,其中珍椠善本8万余卷……

我们不妨再来对比其他几家著名的私家藏书楼如“铁琴铜剑楼”“过云楼”“皕宋楼”“八千卷楼”“五桂楼”“玉海楼”“古越藏书楼”“测海楼”“海源阁”等已知的曾经最高藏书量,“天一阁”曾经和现存的藏书数量,显然都可排在第一矩阵。重要的是,“天一阁”获得新生后,其造血功能依旧强劲,而其他藏书楼,或流散,或归并,或虚脱,或湮灭,早没了旧时荣光。

我们评价顶级藏书家,不应只盯着数量或质量,还得看他蒐集的眼光——预期对本民族往后进行跨越式的文化建设有大贡献,能够实现别人无法提供的资源。在这点上,“天一阁”便当仁不让了。

跟其他著名藏书楼一样,“天一阁”不乏宋刻元椠、善抄孤本。人们往往特别看重那些元素而忽略它的独特之处——对于地方志的收集。

地方志,是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。其他不用谈了,仅就历史上国与国之间、地区与地区之间疆域划分的依据,有时还得“请”地方志来说句话。至于人们关心的“祖籍”和“家族”的脉流究竟如何,也许翻

一下地方志就能获得答案。

谭其骧先生在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·序言》中写道:“明代的省、府、州、县益以卫、所、土司各级政区,总数在两千以上,二百八十年中纂成的各级方志少说也得有五六千部,但《明史·艺文志》著录的方志不足三百部。”谭先生进而指出:(天一阁)“原藏有明代方志四百三十五种,比《明史·艺文志》所著录的还要多百数十种,这是一个具有特殊重大价值的文献宝库。”

毋庸置疑,“天一阁”所藏明代方志的价值,大大超过了作为一座园子、一幢宅子的“天一阁”本身。因此,说它是藏书“天花板”,并不为过。

我去过“天一阁”多次,跟许多游客稍稍不同的是,总想知道——范氏家族为什么偏偏专注于地方志的收藏?

可以想象的是,作为宁波人的范氏及其后裔,他们一般只需把热情投射于收集宁波地方史料或范氏谱牒即可,其他与自己毫无交集之处的人和事,干卿何事?在我看来,这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无法解释,只能说是那是一种文化自觉、文化情怀、文化担当使然吧。

我之所以对这个命题感兴趣,是跟自己的一段经历有关——
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我正协助范泉先生编纂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》;与此同时,另有一拨人正在紧张地运作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》的编辑出版,宁波上海不断地两头跑,拿到的复印件还得做修描加工……

既然是“续编”,那么一定有“正编”,可是我从未见识过“正编”的编辑场景。

怎么回事?

“续编”的主要负责人罗伟国先生给我介绍说,实际上,“正编”(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》),早在上世纪60年代(1961—1966)已由上海古籍书店编纂出版,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杨渭元、沈俊盛两位先生。

原先我以为,这么大的工作量,仅凭两人之力完成,绝对壮烈,故猜测有两种可能:一是采用旧时出版机构的成品影印;二是直接拿“天一阁”所藏影印。

杨沈编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》,底本究竟用谁的呢?

“孔网”上有条信息让我豁然开朗:“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《嘉靖惟扬志》,线装七册全,品好,1963年9月上海古籍书店印本……”,那是不是意味着杨沈两位当初对“天一阁”原本进行分别影印,再采用拿手的线装书形式出版;直至该店在1981年12月加以整合后推出(共107种,改作精装68册)?

“确实如此。不过,当时他们采用不是复印而拿原本进行扫描的技术。”罗伟国证实说。

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》和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》又是什么关系?我判断,大概是以前“正编”限于各种条件未能出版或遗漏而进行的补救吧。

然而情况并非完全如此。承当年主持“续编”工作的另一位重要负责人陆国强先生相告,“续编”乃是将“正编”挑剩的部分——或版本不够精善的,或有所残缺的,或有新增的,或新发现的……一网打尽,以成完璧。”它于1990年12月出版,共收109种,精装72册;2014年似乎还重版过一次。

如今,旅游者去“天一阁”打卡,“游山玩水”是应有之义。除了解它藏书之富之精的一面,人们还得体会一下它藏书之特之专的一面。这样才能觉得不负此行,从而生发出对于先贤的敬意,增强自己要为中华文化的薪传作出应有贡献的责任感、使命感。

风光无限美



周平 摄

華亭風

李传蟠 书

砾”之句,“鲜支”指的是就是栀子。

无怪人们喜欢,栀子花语是“永恒的爱”,这寓意可不是一般的好。“同心何处切,栀子最关人”“栀子同心好赠人”……古诗词中屡屡出现。当代作家席慕蓉也写过这样的句子:“如果能在开满栀子花的山坡上/与你相遇/如果能深深地爱过一次再别离/那么,再长久的一生/不也就只是就只是/回首时那短短的一瞬。”原来,她笔下那棵鼎鼎有名的“开花的树”上,满满都是纯白的栀子呀。

我爱栀子,首先就因其色。我素爱白色,尤爱栀子白。那不是刺眼的亮白,不是空洞的苍白,她的白有内涵,似牛奶中兑进了那么一点点蜜,滑润如凝脂,温柔似月光。那是画中的留白,无笔墨处有妙境;是曲中的停顿,彼时无声胜有声;是文末的省略,言有尽意无穷。

如果说花香也有颜色,栀子香也必定

是白色的。那是一条悠悠流淌的溪涧,路边、山间随处可见,她轻灵明亮,也足够耀眼,但并非“掸都掸不开”令人头晕目眩。反之,其馥郁清甜正可清醒醒脑,旧时女子爱簪栀子于发际,可不单为了扮靓哦。朱自清就赞叹过,“栀子花的香,浓而不烈,清而不淡,是我乐意的”。

栀子香的辨识度也非常高。花若无香,就像美人无韵,张爱玲平生三恨之一,便是海棠无香。栀子却是一个气质超群的美人,你无须靠近,也不必看其眉眼,只远远站着,就能感觉到她强大的气场。那气场最终会形成一个大大的旋涡,将你卷至近前,令你心甘情愿成为她的裙下之臣。我便是。与之相对,不说话,就很好。

炎炎夏日,盛半碗清水,养半把栀子。碗是白瓷,瓷着青花。关了灯,引来月,香如月光,月光如香,我叫月光为栀子白,我称香气为栀子香。色可赏,香宜饮,饮必醉。

手表往事

吴 建

产物,社员们上工放工终于有了比较准确的时间,谁迟到谁早退了多长时间也不再大体框框,不会为请假时间长短而吵得面红耳赤了。那时,每当父亲回家,我就央求他把手表给我戴,尽管那手表一直要勒到我的上臂的尽头才能戴上,我却总要把它伸到我的小伙伴们眼前去炫耀炫耀。有一次,一个和我非常好的伙伴拿了一颗当时很少见的高粱饴糖给我吃,条件是让我把手表借给他显摆一会儿。我禁不住甜蜜的诱惑,我就将手表拿给他,可他没把表扣紧,手表掉在地上摔坏了。好伙伴吓得不知如何是好,我也吓坏了,哭着嚷着要他赔。可他家穷得叮当响,哪里赔得起。父亲得知后,没有责怪我和那个小伙伴,只是默默地将手表送到镇上修表店,花了3元钱才修好了表。此后,父亲再也没有让我戴那块表。

那个时代买手表着实是一件奢侈的事。我的父亲担任过生产队长。尽管农村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但集体干活总得有个基本的作息时间。父亲喊社员上工都是吹哨子,早上哨子吹早了,社员们就骂父亲是假积极,吹迟了这一天的劳动任务又难以完成。中午也是,看太阳放工。有时看上去太阳已到头顶,可还没到11点,社员们就闹着要回家煮午饭。队干部们提议,父亲应有块手表,于是父亲东借西挪,凑了30元钱,托人从县城买了一块钟山牌机械表,我们家终于有了一个现代文明的

儿时的我生活在江海平原的一个小村庄,鱼米之乡虽然温饱不愁,但那时算得上高档物品的手表在寻常百姓家依然鲜见。穷困一些的家庭不必说,一般家庭也大多舍不得买,除非子女结婚。那个时候结婚流行三转一响。“三转”其中之一就是手表。记得我堂姐结婚,伯父伯母用男方家送来的彩礼钱给堂姐买了缝纫机、自行车、手表和录音机。一天,我们陪堂姐上街买结婚的服饰。在百货商店及服装店转了大半天,大家都饿得饥肠辘辘,便问堂姐几点了。她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手表,认真地看了又看,数了又数,说11点65。堂姐不认识字,不知道60分钟就是一个小时。

给我留下很深印记的是,我们生产队里有个从城里下放的银行干部,手上总是戴着一只金灿灿的手表,队里给他安排的劳动任务很简单,就是每天计时间记工分。每当他在阳光下看手表时,金光闪闪,光彩耀人,引得社员们都投来艳羡的目光。从那时起,我就奢望着将来也能戴上手表。我们上小学的时候,同学之间常常互相在手腕上画一只手表,那表的圆形虽画得不规则,而且一天到晚总是指向一个时刻,但我们仍很高兴,经常把手腕抬起来看看“时间”。

那个时代买手表着实是一件奢侈的事。我的父亲担任过生产队长。尽管农村人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但集体干活总得有个基本的作息时间。父亲喊社员上工都是吹哨子,早上哨子吹早了,社员们就骂父亲是假积极,吹迟了这一天的劳动任务又难以完成。中午也是,看太阳放工。有时看上去太阳已到头顶,可还没到11点,社员们就闹着要回家煮午饭。队干部们提议,父亲应有块手表,于是父亲东借西挪,凑了30元钱,托人从县城买了一块钟山牌机械表,我们家终于有了一个现代文明的

豆棚瓜架夏味浓

路来森

夏天日长,葫芦的藤蔓,很快就爬满了整座葫芦架。

藤蔓上渐次开出一些喇叭状的白色花朵,那花真白,毛茸茸的白,目光下,星光一般,干净、明亮,摇曳出一份柔婉。遗憾的是,这些花朵并非每一朵都结果的,多是“谎花”,谎花只是一朵花,花蒂后没有小葫芦;花蒂后有小葫芦的,方有可能结下葫芦。说是“有可能”,是因为即使是“果花”,大部分的果,也会因为种种原因,干瘪或者腐烂。事实上,一架葫芦,最终也只能结下三五只大葫芦。

那些年,乡人最喜欢的是葫芦架下的风光、风情。

夏日溽热,葫芦架遮下一片绿荫,荫下就是纳凉的最好去处。中午,男人下坡归来,先要在葫芦架下歇一会儿。小饭桌已经安放好,小脚凳已然环桌放定,一壶茶也许早泡好了。坐定,一碗一碗地沏着喝,姿态悠然,神情涣然,一身的疲劳就在那一杯一杯的茶水中,散逸而去。再者,这份简单的待遇,也是男人的一份尊严,足以证明这男人就是家中的“顶梁柱”——正是他,用自己的力气、脊梁,撑起了一家人的天空。茶,喝透了,一桌简单的饭菜,就搬上了桌面,狂吃一顿,酒足饭饱,顺手拉过身边的一领草席,鼓腹而睡,享受的是一场好午觉。

程序简单,过程极美,那种美,是一种朴素、满足的美,是一份只有乡下人才拥有并懂得享受的美。一些人家,或许还会在葫芦架上,放置几只野外捕捉的蝈蝈,大正午的,太阳火辣辣地热,而天愈热,蝈蝈就叫得愈欢。声音清脆、嘹亮,仿佛裹着一分田野的绿荫,携着一份田野的风,沾着早晨清露的滴滴凉意。午睡的人仰面躺着,眯着眼,在蝈蝈一声声的弹拨中睡去了。

那个中午,梦沉沉,睡甜甜。葫芦,在

梦中,也开花。

闲暇时,女人们也喜欢聚在葫芦架下,做针线活,或者做其他的简单农活。一边做着活儿,一边就闲话家常,东家长西家短,融融穆穆,满是农家的朴素的欢喜。

这个季节,除了门前的一架葫芦外,门楼的瓦顶上也许还盘满了吊瓜蔓,院墙上或者篱笆上,则缠满了丝瓜蔓。整个农家小院拥拥挤挤,熙熙攘攘,全然被各种各样的瓜蔓包围了,弥漫了。

当年王士祯读过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后,曾写过一首诗,题曰《戏书蒲生<聊斋志异>卷后》:“姑妄言之姑听之,豆棚瓜架雨如丝。料应厌作人间语,爱听秋坟鬼唱诗。”王士祯极是赞赏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,蒲松龄似乎也引之以为知音。可当蒲松龄邀请他为其《聊斋志异》作一篇序时,王士祯却婉拒了。原因种种,后人多有猜测、推断,但归根结底,我觉得他们到底还是一个阶层的人。蒲松龄有才,王士祯也认可,可毕竟蒲松龄太乡野了,混得最好的时候,他也只是毕氏家族的一位坐馆塾师罢了。

天地之别,豆棚瓜架,与高门巨第,迢迢遥遥,霄壤一般。士子的青襟,注定永远也飘不进富贵的华堂。

不过“豆棚瓜架雨如丝”和“爱听秋坟鬼唱诗”,这两句也真好。前一句,可谓乡野极了,也小农极了。有诗境,有画意,春雨秋风,朴素出一份缠绵。眼前,分明行走在一位篱园老人,一顶斗笠,一身蓑衣,一把小锄,在豆棚瓜架间忙碌着。后一句,萧瑟秋意,阴雨啾啾,草黄叶枯,秋夜沉沉,无限落寞鬼语中。

一荣一枯,一喜一悲。荣荣枯枯,喜喜悲悲,聊斋的意境,便是生活中的影像。

豆棚,瓜架,农家田园的一帧小影,俗世人生的一份向往。

下一站,书店

蒋近朱

“上海目前有20条地铁运营线路,500多座地铁站,通过这个总里程数全世界第一的地下交通网络,你将去往哪里,可以带上我吗?”每每听到《下一站》节目这几句开篇导语,内心便充满期待;今天的《下一站》,会带我们去哪儿,又能给人怎样的惊喜?

东方卫视的《下一站》,我从何时开始关注,已记不清,只是有了第一次,便一见钟情不忍放手,每周四晚11时半,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,我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,跟随探寻者的脚步,前往期待中的“下一站”。

碰到特别感兴趣的,我还会记下地址,前往实地探访。如《下一站》连续几期介绍的沪上特色书店,我都记下地址逐一探访。

女性书店,之前闻所未闻,引发我极大的好奇心。按图索骥找到建国中路10号,没见有书店,问了才知道隐于小区内,一如不爱抛头露面的羞涩淑女。走进书店,见门口几张桌椅虚位以待静候来客,“馨巢书屋”四个银灰色大字迎门而立——女性书店只是民间俗称,馨巢书屋才是正宗店名。步入店堂,一排排书架间缓缓移步,在“女人写的书”专柜前驻足良久,张爱玲、铁凝、严歌苓、王安忆、迟子建……她们笔下那些事,似从沉睡的记忆中醒来,一一在眼前闪现……信步登上二楼,迎面是硕大的弧形书墙,中间横贯一条标语:“一座城市需要一间女性书店”,这红底白字的醒目标题,犹如窈窕淑女腰间的红色腰带,又似一本巨书配上了漂亮腰封。

踱步至“她的故事”专柜,伊丽莎白女王、林巧稚、林徽因、宋庆龄……一本本传

记,叙述着这些杰出女性的不凡一生精彩故事。浏览“爱的艺术”专柜,《女性心理学》《幸福的婚姻》《我们终将遇见爱与孤独》《情绪女人》《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》……每本书都似一双温柔之手,抚慰女性敏感的心灵。

馨巢书屋,店如其名,满屋书香满屋温馨。临走,我选了李银河自传《活过 爱过 写过》,算是给自己探访女性书店的纪念。

离馨巢书屋不远,还有一家特色书店——诗歌书店。在诗歌离我们渐行渐远的今天,竟还有这一方精神领地,令人神往。绍兴路19号丙,店门与外墙均为蓝白两色,让人瞬间联想到蓝天白云。店门上方是英文店名 poemsforyou,旁边白墙上还有一行蓝色大字“我们还有诗歌”。店内迎门的圆形柜台,上书中文店名“泡芙云书店”,此音译与白底蓝字的色彩,巧妙契合蓝天白云之意境。

诗歌书店,名副其实,眼之所及,全是诗的世界:门口脚垫上有诗,屋内墙、柱、梁上都是诗,每一级阶梯也都写满了诗句。“坐在你身边看云,我看得更清楚”“我关掉月亮,你甚至更明亮”“生命的邀约:我答应你 雾散尽之后 我就启程”“如果我拥抱了你,那一定是在细小的风里,岁月轻行阳光尚好,巍峨世界大不过一个拥抱”“我和世界一起长久地坐着”“世界是什么?一首永恒的诗”“书本来就是让人读的,不然的话,书会感到悲伤”“我就是我,一个令人不解的偶然,一如每个偶然”在这个蓝天白云的空间,我与“每个偶然”相遇,与每句诗背后的作者交心,似又回到心中有诗的青年时代。这个蓝天白云的纯净天地,充满青春气息,店员与来客,几乎清一色年轻人。店员由志愿者轮岗,也有从外地专程赶来上岗的,只为心中那份热爱。

在诗歌书店一隅,还设有“一书换一本书”交换角:带来一本你的闲置书,在活动交换角可以免费带走一本。

在另一家特色书店梯书店,我也看到换书角,可惜那天我没带书。位于天平路42号的梯书店,店面很小,书却很多,我称之为“小天地大容量”。小小店堂内,也有换书角,却遍寻不见“梯”。我想象中的梯书店,店堂内应有高大旋转楼梯直通二楼,可是真没有!我忍不住问“梯呢?”顺着店员手指的方向望去,原来门口院子里那极不起眼的橘红色小梯子,就是梯书店的标志物!离开时我又看了一眼玻璃门上的英文:Text & Image,店名由此音译而来。忽又想起高尔基名言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,梯书店的店名,是否还有这层含义?